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

勾勒心中“美术史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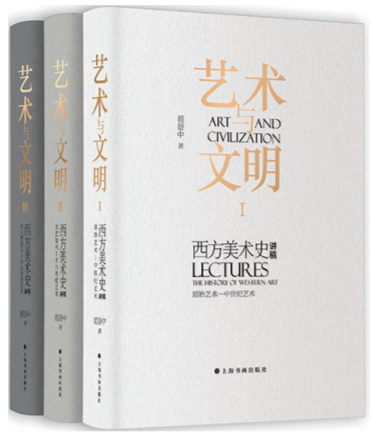
□郑小千

以“文明”为题的历史写作，免不了要先回应“何为文明”这一命题。范景中教授在《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上海书画出版社)第一卷的导言中提醒我们,若陷于概念的界定,可能会引发无休止的争辩,唯有在反命题的参照下,“文明”才得以自显。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的雏形缘于一次授课尝试。应友人邀,范景中教授第一次以线上音频的形式向听众讲述艺术的故事,修订讲稿时,又做了大量扩充。最终出版的三卷本以时段分册,但写作者无意讲述一部艺术通史,而是以“问题”为引,勾勒心中“美术史的形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范景中教授就以《美术译丛》为阵地,组织译者系统地译介西方美术史理论。回溯这段工作时,他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学术共和国”图景:“就像人类的旅行没有疆界一样,学术的整体性也不应被人为的界限所阻隔;就此而言,我认为,不了解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的研究就会有所欠缺,同样,不了解西方美术史,中国美术史也很难进入美妙的境界。”这段话可谓王国维在100年前的《国学丛刊》序言所说“一学即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的世纪回音。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的副标题虽是“西方美术史讲稿”,却处处能对中国美术史问题的关怀,或



观念比照,或术语对应,又或探讨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借鉴作用,穿行于中西方艺术中,启发读者思考璀璨文明的交辉互映。在上文引述的图景中,还立着一个最核心的价值:“不管是哪种美术史,它们都在历史中显示出共同的价值,那就是使我们获得了高度文化修养的那种古典文明的价值。”

在《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第二卷中,我们读到了一部与古典记忆密切相关的文明史,这份遗产由文字语言与视觉语言共同构成。于是,最先出场的文艺复兴人物,不是鼎盛时期比肩的“文艺复兴三杰”,而是被塑造为文学学者的“通才”阿尔贝蒂与莱奥纳多·达·芬

奇以及西方“现代艺术之父”瓦萨里,他们的创作都离不开古典学术的滋养。

如何处理古代遗存的记忆并非独属于艺术家的难题,“就文明史而言,研究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类的记忆手段,就是恢复记忆链条中的缺失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形象,就深藏在遗迹中,附丽在图像上,表达在文献中。”对人文学科的发展隐忧使“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与时髦学说保持了一段审慎的距离。作者毫不讳言自己的保守立场,摘取美术史长河中的经典杰作,辅以往传统美术史研究的个案分析,偶有新论,尤为警惕内容阐释与形式创作的偏离。

捍卫“古典文明的价值”还关涉伦理问题,即人之为人的德性教养。为达到教育广大民众的目的,莱辛、歌德、席勒等德国启蒙思想家都曾寄希望于古典文化,希望通过发挥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来纯洁人性,改良社会。“bildung”(教化)一词应运而生,在德语文化中,它综合了人文思想、道德哲学、教育培养等意涵,是完善自我成长而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训练和陶养。“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正是德国“bildung”传统的延续。范景中在拟定讲稿时,就把听众设想为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本科生,丛书的实际受众被寄予同等期待:有一定教育基础,自觉习得良好的教养,对美和智慧保持着敬畏之心。

《不主于经:〈国语〉与经学史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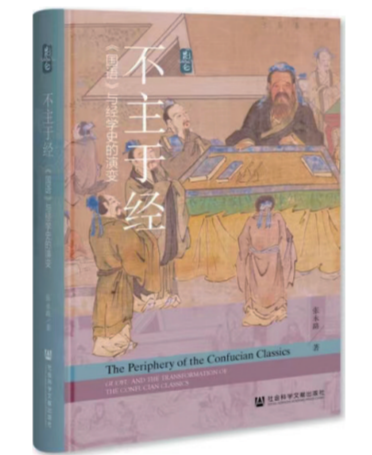
探寻经学史演变的奥秘

□李杨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记载了自西周穆王至春秋时期鲁悼公之间大约五百年的历史。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国语》作为古代重要典籍,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新的《国语》研究著作不断出版面世。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永刚的《不主于经:〈国语〉与经学史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便是推进《国语》研究的一部新著。

在当前《国语》研究领域,《国语》与经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梳理。《不主于经:〈国语〉与经学史的演变》正是着眼于此,从经学史演变的视角,系统整理《国语》与经学的互动历史,完整呈现出《国语》与经学之间的千年纠葛。因此,这部著作不单单是对《国语》的研究,而是以《国语》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历代对《国语》的经学认知定位,探求这种认知差异背后的经学史演变,并确定历代经学边界所在,从而探寻经学史演变的奥秘,把握整个经学史的发展脉络。

经学是《国语》研究发展史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子。三国时期韦昭在《国语解》中曾说:“(《国语》)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其实,《国语》的“与经艺并陈”之说并非始自韦昭,早在西汉前期,《国语》就已埋下了日后与



经学纠葛的前缘。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司马迁首次提及《国语》的作者问题,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随后,班彪、班固父子进一步明确左丘明既作《左传》又作《国语》。《国语》因与《左传》相同作者的这种特殊关系,又被冠之以《春秋外传》,以与作为《春秋内传》的《左传》相携。由此,《国语》逐渐开启了与经学的纠葛关系——或被列入经学序列,或被列为国别杂史。

在今古文学学之争愈演愈烈的东

汉,《春秋外传》已经成为《国语》的专称,无论是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直称《国语》为《外传》,还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大量引用《国语》而称“《春秋国语》曰”,都表明《国语》已彻底进入经学论述语境中。但是,《国语》与经学的关系在两汉之后充满了波折。唐代刘知几在其影响深远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将《国语》单独划为史学著作之一类,与《战国策》等书并列。清代浦起龙在《国朝史》时参以己意,更是直接冠之以“国别家”,由此有了后世《国语》乃国别史的论调。在代表清代前期官方立场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四库馆臣称将《国语》归入“春秋类”是“殊为不类”,并最终归为“杂史”。纵观整个《国语》学史,经史之间的这种摇摆历史上反复发生。

《不主于经:〈国语〉与经学史的演变》这部著作创新性地将经学的变量引入《国语》学史研究中,将《国语》置入经学史的演变历程中。在《国语》学史上,《国语》身份的变迁呈现出经学边界变动的信息,而经学的变革也会即刻反映到《国语》的时代境遇中。因此,《国语》就成为观察经学史演变的重要标志。从《国语》在各个时代的境遇变迁中,可以窥见整个经学史演变的奥秘。

《骑鹅的凛冬》

在碰撞与博弈中迸发出张力

□刘小彬

在小说集《骑鹅的凛冬》(花山文艺出版社)中,矛盾对立无处不在,张力也无处不在,它是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的。

主题张力。郑小驴身处复杂时代,其由时代语境衍生出的作品主题自然也是复杂多义的,充满着强劲的张力。同时,郑小驴自身的性格与经历也使他观察生活与人性的触角向更深远处探去。在小说集中,有多篇小说的主题都呈现出一种相反相成的状态。《最后一个道士》中,张力存在于道士老铁和徒弟对立冲突的紧张状态中。《可悲的第一人称》中,原始森林与城市矛盾对立,同时二者又不可避免地遇见交汇。浑沌的结局也带来了更加冲击的张力。《天高皇帝远》中,张力在始终抗衡着的现实和理想抱负中存在。

人物张力。“角色张力有两种方式:一是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张力;二是角色自身内部的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张力。”前者首先体现在《1921年的童话》中,张力体现在祖母与其他人、青花滩、社会和时代的矛盾对立以及男性与女性不平等中。在《可悲的第一人称》中,张力体现在“我”与周围人存在的对立中。在《石门》中,人们对老李“不屑一顾”的态度使



张力更加凸显。再看角色自身内部形成的张力。性格拥有张力的人物往往是圆形人物,他们的思想与性格有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如《可悲的第一人称》中从北京来到拉丁丁的“我”和《最后一个道士》中的子春。此外,在《飞利浦剃须刀》中,张力在小加的心态变化中迸发。

语言张力。小说集的语言十分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简短精练又蕴含深厚意蕴的特色,彰显出“言”与“意”二者对立又

结合的张力。如在《1921年的童话》中,小说在第二段首句就已在冥冥中预示了祖父的命运和青花滩上的历史。在《最后一个道士》中,作者只用两个外义词汇以及两处简短的语言来突出子春的变化。在《石门》中,回答问题的只有老李的一连串动作。

手法张力。在小说集中,郑小驴巧妙地运用了隐喻与虚实结合的手法。隐喻指用一种事物来暗喻另一种事物,隐喻手法的使用离不开各种意象的充分参与。那么对小说而言,浅层的意象表面含义与深层的意象喻指含义便构成了对立,共同呈现出小说的张力状态。在《1921年的童话》中,“童话”与普通人民群众眼中的历史构成张力。在《飞利浦剃须刀》中,小加对剃须刀的态度变化暗示着小加的成长。

此外,小说也成功地在虚与实之间搭建了张力的桥梁。具体在小说集中的体现包括各种梦境的出现以及鬼魂形象的塑造。

在小说集《骑鹅的凛冬》中,“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渗透”无处不在,不断碰撞、拉扯、变化的张力效果也就在种种碰撞与博弈中迸发出来。

《森林中有许多酒:神农架山居笔记》

将大自然的绿意揉进字里行间

□贺小凡



他是客家人,是中国最早一批在互联网上写作的人之一,是搜狐网汽车频道汽车评论员。他擅长写美食,写流浪,写流云一般飘然的生命,写那些生命存在着的一些时刻,写那些默默美好着的瞬间。这样的生活不可谓不丰富,但他却在书中写道:“我的耕读生活比过去的人生丰富了无数倍。”他便是《森林中有许多酒:神农架山居笔记》(山东文艺出版社)的作者古清生。

《森林中有许多酒》收录了古清生在神农架森林生活期间写作的散文随笔,内容关乎植物、动物及农耕生活。十余年的山居生活,早已将大自然的绿意揉进了书中的字里行间。2024年伊始,《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2023年12月29日,“2023·一起阅过”年度阅读盛典在四川绵阳仙海举行,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森林中有许多酒》入选文学类推荐书单。自然万物、生态文明在今天不容忽视且越来越受到关注。

“生态链完整的原始森林山村,溪流潺潺,鸟语花香,野鸟鸣叫。我感觉,这才是可以生产文字的地方。”这是古清生写在《森林中有许多酒》开篇的话。就是这么一个奔来走去的人,为了自我反省与实现自然文学创作之梦,在2009年住进神农架,投入了真实的

耕读生活。古清生的自然写作就是由此而来——心远地偏,去山林中栖居,去山水之间。对他的生命历程进行旁观,你会发现作者与自己的过去一再决裂,他笔下的文字也随着他的生活方式不断转变。

这是一种怎样的书写?在《森林中有许多酒》中,我们读到古清生犀利的笔触柔软了下来。曾经,他写北京的长安街、地铁口,如今他在神农架,关照起“森林里的兽类”“笔立和倒伏的大树”“纠缠的藤类”和“长满苔藓的浑圆的岩石”。日子久了,恍惚间竟忘了身在何处。钱穆讲过一句话,“人类在谋生之上,应该有一种爱美的生活”。晴耕雨读,便是中国历代读书人心中那种“爱美的生活”的典范。

在书中,我们能够读到古清生耕读生活的样子——谈读书,他说,“读点书吧,读得很慢,跟做学问无关了”;谈耕作,他说,“在葡萄藤爬满窗户的陋室写作,或登上茶山劳动。极其简单地活着”。其实,耕与读,二者早已融为一体,都是他用真切的生命全心灌注之事。所以,读《森林中有许多酒》,就是在读鸟语花香、野鸟鸣叫,就是在读山槽河的水、银露梅的美,还有喝不到的神农露酒是如何醉人、少有人吃过的蒲团重茵是怎样滑嫩味香。古清生把自己的耕读生活诉诸文字,为的是寻找一颗笨拙之心真正服膺的活着的姿势,给时光以生命;而不变的,是一个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的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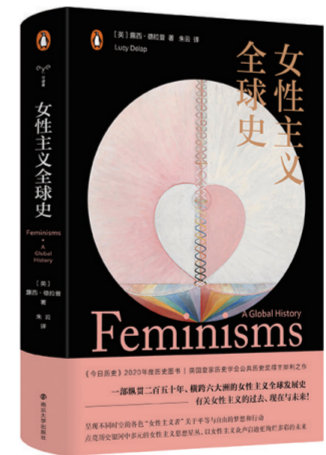
《森林中有许多酒》,真是绿意醉人的名字。翻开书,能够看见辽远的雪山,能够触及透过纸页传来的那种冷峻,还有山林的冷峻,还有冷峻下压抑不住的灵动生机;合上书,用北方的泉水煮泡南来的清茶,恍惚间可以想见,他在幽寂的密林深处种茶炒茶,日常生活被动物、植物簇拥着,那样散淡从容的生活场景。

在阅读《森林中有许多酒》的过程中,读者仿佛跟着书中的四季,与作者一起栖身林中。他写自己在森林中饮溪水,写野果,草甸上漫步,跟从四季的荣枯,于是读者的一颗心也沉下来、慢下来,对那个有风的地方半是熟悉、半是向往。

《女性主义全球史》

激励女性为梦想改变现状

□付裕



面前,这样的自由近乎奢望。但这一理想——选择的自由与对不同选择的包容,是有价值的。

全世界妇女为了这样的自由一直在斗争。德拉普在《女性主义全球史》中细察了“父权制”的思想起源以及对人类社会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恩格斯提出,在特定历史时刻,妇女因其劳动被男性剥削而成为无产阶级,但他断定,既然父权社会是社会主义解放道路上过渡性的中间站,那么反对父权制的最好方式是男性与女性形成统一战线对抗资本主义。妇女所承受的苦难以及其诉求就此被忽略。

但有时候即便是在极不可能的环境中,妇女还是让自己的声音受到了关注。德拉普在这本书中为我们展现了“女权运动始终极富创造性且花样繁多”。

不仅如此,女性主义者还会以对时尚的改造、对女性气质的重新定义,以及通过夺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来颠覆男性凝视。德拉普在《女性主义全球史》中向我们展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妇女不仅有不同的梦想,也为她们的梦想竭尽可能做出了形式各异的努力。她们的勇气与智慧令人赞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忽视无数妇女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经历了一场纵贯二百五十年、横跨几大洲的女性主义平行时空之旅,我们不禁要问:经过数代女性主义者不屈不挠的奋斗,改变,终于发生了吗?现实是,依然存在让人愤怒、不解、绝望、疲倦的时刻。

《女性主义全球史》这样一部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历史揭示了女性愿望的深度、广度与多样性,揭示了妇女实现性别公正的决心。女性先驱鲜活的形象及其富有创造力的运动,赋予了前赴后继的女性主义者力量,激励女性改变现状。最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在行动,始终在为更美好的女性主义未来而努力。此即本书所说:“从事女性主义事业”并不是一种终极状态,而应当是一个旅程。”

近年来,“女性主义”是个不容忽视的大热话题,常能见于学术讨论、日常生活、影视戏剧中。不久前,“女性主义”词条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女性主义图书也呈井喷式增长,从各个角度讨论女性主义的书籍接二连三地出版,非常热闹。

关于女性主义,我们讨论得足够多了吗?我们在性别平等上是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甚至已然迈入了“后女性主义世界”?现实告诉我们,到了21世纪,女性主义仍是如此紧急又迫切的议题。

2020年,皇家历史学会公共历史奖得主、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露西·德拉普推出了一部关于女性主义全球发展史的文化史专著——《女性主义全球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她既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女性主义思想与女权运动,也密切关注那些为性别不平等而奋斗的个体女性的人生。德拉普希望读者可以借此书思考历史,为人类共同的未来探索一个可能的方向。

女性主义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更能代表女性主义内涵的是穿着“权力套装”的职场强人,还是专注婚姻与孩子的家庭主妇?是穿着稀奇古怪的时尚新女性,还是以传统服饰文化装点自己的女性?在德拉普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在于选择的自由。当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在仍然极度残酷严苛的现实威胁